

细雪

〔日〕谷崎润一郎著

周逸之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展览馆路14号

细 雪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周逸之 译

細 雪

根据講談社《日本現代文學全集・谷崎
潤一郎集(二)》昭和55年版译出

細 雪

〔日〕谷崎潤一郎著

周逸之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3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2,000 印张：21 印数：1—59,000

统一书号：10109·1831 定价：2.75元

译 序

近年来，随着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日本许多文学作品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细雪》的翻译、出版，为广大日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这部重要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点便利。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知名唯美主义作家，生于东京一个没落商人家庭，从小爱好文学。190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1910年与学友、著名戏剧家小山内薰等人创办第二次《新思潮》，发表短篇小说《文身》、《麒麟》等，受到唯美主义大家永井荷风的极力推崇，从此走上文坛。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中，谷崎写下了不少作品，主要有：《异端者的悲哀》(1916)、《食蓼之虫》(1929)、《细雪》(1943)、《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1961)等长篇小说；《少年》(1911)、《小小王国》(1918)、《吉野葛》(1931)、《春琴传》(1933)等中、短篇小说；他还写过剧本《法成寺物语》(1915)、《阿国和五年》(1922)和《正因为爱》(1921—1922)等等。此外，他以自己富有文采的笔致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为现代语(1934—1941)，于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在文学上，谷崎有继承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一面，也有吸收西方王尔德、爱伦·坡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的一面。他的“作品的基调始终贯串着对生活 and 美的浪漫主义的向往，缺少紧密地联系现实、探讨现实真相的真正写实主义的态度”（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

谷崎的汉学造诣很深，十几岁即能赋汉诗，1918年到中国游历，返国后写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等游记。1925年重访中国，结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返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他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长篇小说《细雪》，从执笔到全部出版，历时八年，最初登载于《中央公论》1943年1月号、3月号上，准备采取连载方式发表。这年6月，编辑畑中繁雄被陆军报道部召去，以“战时不宜发表这类有闲文字”为名，禁止以后连载，但作者采取了抵制态度，私下里继续完成上卷并自费印刷二百本分送亲朋。战后，于1947年最后完成中、下卷并出版。

谷崎写成《细雪》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战时体制。在精神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教育，欺骗、蒙蔽人民群众，封闭进步报刊，逮捕和屠杀有反战反法西斯思想的进步人士。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有良知的作家除了沉默，别无办法。允许出版、发表的只是煽动战争狂热的战争小说。谷崎亲身体会到了

“江户时代的作者触犯政要的忌讳而戴手铐、关禁闭的愤郁的心情”。为了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他写下了以关西风土人情为背景、反映没落商家嵯冈家四姐妹婚姻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细雪》。与陷入法西斯统治下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相比，作者描写的关西中、上流社会人物的生活，无疑是优裕而安闲的。但尽管如此，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这些人在衣着、医药等日常物质生活以及精神享受方面，如戏剧、舞蹈等同样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战争表示了不满。作为资产阶级作家，谷崎没有描写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日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的作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上流社会尚且如此，也就曲折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小说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上卷第十七章中，借书中人物贞之助之口说：“无论如何，日本和中国关系恶化是令人痛心的。”在当时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作者勇敢地表达了日本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意愿，更是难能可贵的。

在主观上，谷崎润一郎是以一个唯美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的作家走上文坛的。他定居京都，原是为了一时避难，但是关西的町人文化（上方文化）中保持的“旧日本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了他，使他迷上了关西生活。渐渐地，他从前期的“西洋生活”式的思想方式、艺术创作方式中脱胎出来，从具有悠久历史的关西町人文化中发现了自己，继而发现了日本古典美，并执意地追求它。这在作者是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对写作《细雪》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者耗时七年翻译《源氏物语》为现代语，可见其喜爱和受

影响于《源氏物语》之深。作者自己也承认：“我从小喜爱阅读《源氏物语》，特别是长年从事翻译其为现代语后，书写这本小说（指《细雪》）时，它也确实在我的头脑中。因此，即使不说作者特意模仿它的风格，也不得不说受了它的深刻影响。”

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的主要小说，在结构上都是并列式的。书中主人公的异性对手多是出现以后又消失了，很少看到现代小说中出现的三角甚至四角关系。这并不是小说技巧的优劣问题，而是社会构造的反映。如果象交际社会即文艺复兴后的西欧社会那样，男、女都在社交圈内结识、了解、比较和选择异性，然后产生爱情，那么，这些人物应该都是彼此了解的。然而在大体保持了家族之间各各封闭的古老传统的当时日本社会中，正如《细雪》的女主人公雪子相亲的情况一样，男人们互不相识，出现之后旋即一一消逝，所以作者以她五次相亲为纲，并列为五大段故事，以此展开小说的情节。《细雪》的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源氏物语》相似。当然，在《细雪》中也先后出现了妙子——奥畑——板仓以及妙子——奥畑——三好的三角恋爱关系，但这只是陪衬主线的副线。这种复杂的恋爱关系的出现，正是那种古老传统的封闭社会结构发生嬗变在小说中的反映。

小说的选材，也受了《源氏物语》的影响。作者在主观上想回避残酷的现实（尽管仍然回避不了）而去描写莳冈家四姐妹的婚姻生活，力图再现古典的世界，用古典的方法构筑一种美。谷崎如实地写下了神户大水灾、东京大风暴以及许多关西的风土人情。作者颇为因此而自诩。他说，要把《细雪》写成一本逐年逐月的回忆录，记录下小说发生的那个年代的事件。但他所忠实的只是细节，正如作者所说，他要追究这样的问题：“即使是坐

一辆出租车，当时在那里能雇到汽车吗？即使能雇上，得花多少钱？”（《〈细雪〉回顾》，1948年11月《作品》）在主观上，他却想回避现实生活的典型环境，即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法西斯战争，给日本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然。但还有一点，那就是他在主观意识上追求《源氏物语》所代表的那种超然的古典美所致。至于小说中出现的赏花、捕萤、赏月、舞蹈等风流韵事，就更是从《源氏物语》以来王朝文化所津津乐道的主要题材了。

《细雪》不同于《源氏物语》，后者是以男女恋情为主题，而《细雪》的主题是“同胞爱”。小说以住在芦屋分家的二姐幸子及其丈夫——会计师贞之助组成的一个中流以上家庭的生活为中心而展开。苅冈家是从旧幕时代以来就颇有名望的世家。到大正末期，由于父亲的奢侈放纵，家道衰落，双亲相继去世。长姊鹤子招赘的女婿辰雄，转让了船场的旧店铺，住在上本町，出任银行职员。未婚的三女雪子和四女妙子因和辰雄关系齟齬，多半住在二姐所在的分家。雪子是位腼腆、内向的日本古典式美人，小说以她的五次提亲作为中心事件而展开。四女妙子是位活泼而又多才多艺的现代女子，与雪子恰成对照，颇象一名职业妇女，其恋爱过程也几经波折。

《细雪》尽管是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但是并没有一般读者期待的小说的高潮，无论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还是故事情节，都没有发生特别戏剧性的变化。毋宁说，这倒是该小说的特色之一。

小说的女主人公雪子，并不象西方近现代小说中的女性那样，做出惊世骇俗的行动、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似乎也不具

备积极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可是，她虽然采取这种沉默被动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判断力，也没使自己的生走向崩溃。她免不了被周围的事物推着向前走，却也没有任何人能左右她的命运。

雪子温文尔雅，谦和有礼，腼腆羞怯，勤劳坚韧，富于献身精神。无疑地，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美学的理想，是把她当作典型的传统日本女性来描写的。

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以传统的封建道德麻痹和统治人民，日本女性更是处在被奴役、被玩弄的悲惨处境。历来的统治阶级都认为日本妇女是以忍让温顺为最大美德，安于命运，逆来顺受。《源氏物语》里源氏的正妻紫上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雪子尽管在一般小事上温顺随和，但在婚姻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并不一味顺从。她曾借故拒绝了大姐夫辰雄为之选择的一门亲事。诚然，其中包含有对辰雄挟嫌使性的成分，但毕竟是因为雪子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她是女校英语专科的高材生），多少有些自由思想，由于受阶级地位以及门第观念的束缚，她只能在相同、相近阶级地位的男子中物色对象，但她毕竟并不唯兄长之命是从。当然，她的婚姻观是陈旧落后的，她甚至比鹤子更强烈地反对妙子和原奥畑商店学徒、摄影师板仓结合，而宁愿让妙子嫁给不能自食其力的纨绔子弟奥畑。

由此看来，作者虽想使雪子成为传统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实际上却在最主要一点上，使他描写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任人摆布，而是与妇女传统的“忍从美德”大相径庭的。

作者创造这个不完全的典型是有其原因的。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明治维新的结果，成立了以天皇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统一

国家，实现了文明开化。以明治市民社会的启蒙家福泽谕吉（1834—1901）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解放，吸收英、法的自由思想。福泽谕吉极其重视妇女社会地位的问题，提出“万人皆同位”的口号。从那以后，中上层社会的、特别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女子，多少有了一些独立自由的思想。然而明治维新是一次从上而下进行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以后，封建势力在社会中仍然是很强大的。时代就这样被卷进了保守与革新、现实与理想、旧事物与新事物对立的漩涡中。尽管从明治维新到《细雪》所描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却并无根本好转。《细雪》中雪子这个典型的出现，正是植根于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之上的。一方面，她在婚姻问题上违背了以忍从为美德的道德标准，并不俯首听命于兄长；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未来的丈夫身上，仍是依附、从属于丈夫。姐夫姐姐们为她择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生活上要有保障。当阵场夫人介绍年纪大得多的野村时，姐夫们甚至考虑到了雪子将来可能成为寡妇，得有一笔生活保证金。因为没有得到这种保证（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门婚事告吹了。由此可见，雪子的婚姻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只考虑门第、社会地位、教育状况，最重要的是财产状况。之所以造成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原因在于雪子没有赖以自立的技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

雪子作为传统的女性是不典型的。但是，这个形象作为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阪神中流社会的妇女，又确实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雪子婚后的命运怎样？作者没有交待，只是以雪子乘火车

赴京结婚结束小说。但是，作者寓意深长地安排了这样的结尾：

自从决定了由贞之助夫妇陪送，乘二十六日夜班车上京后，雪子更是为这逝去的每一天感到悲哀。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从几天前就拉肚子，每天拉五六次……

……

委托小槌屋准备的婚礼后的便服也在这天送来了。雪子看见这些东西也嘟哝着说：“这些要不是婚礼的衣裳就好了。”不由得她回忆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给贞之助时，也是一点也不高兴的样子，妹妹们问她，她回答说，也不是件那么值得欢喜的事，并且写下一首诗歌给她们看：

忽忽近佳期，
独自愁看新嫁衣，
深闺沐落晖。

这一天，雪子的下痢到底也没止住，在火车上还在继续着。

这结尾为雪子未来的婚姻抹上了哀愁、凄凉、不祥的气氛，预示了女主人公雪子的不幸命运，我们不可把它当闲笔看过。

作为对比而描写的妙子，与雪子大不相同，是一个热情、明朗、大胆泼辣、富有进取心、好胜心强、多才多艺的现代女子。她是在家道衰颓父亲去世后成长的，极少受到那陈旧的门第观念的羁绊，公开宣称自己在婚姻问题上实行“实利主义”，

提出选择丈夫的三个标准：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具有职业和技术；从内心热爱自己，有为自己献身的热情。

刚刚二十岁，妙子就和当地的富商子弟奥畑启自由恋爱，为了达到抢在三姐雪子之前结婚的目的，甚至采取为双方家长所不容的私奔的手段，因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后来，在神户大水灾时，她被困厄在玉置德子的裁剪学院，几遭灭顶之灾。她被原奥畑商店学徒、摄影师板仓拚死救出来后，与不愿为寻找、营救自己而弄湿裤子的纨绔子弟奥畑相较，她很快爱上了板仓，不顾将来的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以及家庭的阻挠，明确主动表示要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板仓结婚。她在奥畑的金钱物质利诱下也曾彷徨、软弱，在板仓与奥畑之间游移周旋，并未彻底和奥畑决裂，并且在板仓患坏疽死去后，一度又和奥畑交往极密切。这说明了中产阶级妇女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但是，最终她还是爱上了一个酒吧招待三好，并有计划地以怀孕来造成既成事实，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家庭承认他们的婚姻，另一方面使奥畑不得不和她分手。这表现了她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颇有计又极为大胆。一个热烈而执着、极为丰满的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妙子之所以能主动地驾驭自己的命运，全在于她有技能——制作木偶、擅长裁剪和缝纫，有赖以独立生活的能力。她蔑视、嘲笑那种视职业妇女为下贱的世俗偏见，不顾辰雄等人反对，竭力争取到了成为职业妇女的权力，掌握了技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一个发誓能使她得到幸福的下层社会男子结合了。她不象雪子那样举行盛大的结婚宴会，亲朋们也没送“堆积如山”的礼物。她只是秘密地来到芦屋的分家，“从存放在这里的行李中，独自悄然地收拾了一点眼下要用的东西，

用一个蔓草花纹的包袱皮拢在一起”，拿回去了。但无疑地，她的婚后生活是充实、和谐、幸福的，因为她从自己那个中等社会的象牙宝塔里走了下来，和丈夫处在同一地位，共同平等地组织了一个家庭。

妙子的典型至今还极有现实意义。从妙子的那个时代至今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尽管一九四六年日本宣布了妇女行使参政权，但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迄今没有多大改变。日本妇女逐渐认识到，只有走入社会，参加工作，开阔眼界，减少对丈夫的依赖程度，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有更多的发言权。

由此可知，为什么《细雪》出版已近四十年，仍获广大读者特别是妇女界的喜爱。在观众们久久的盼望之中，日本著名导演市川昆推出最强阵营，于1983年将《细雪》拍成了电影。

《细雪》这部长篇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有人认为它是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现代翻版，有人评论说它与法国大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相比毫不逊色。它之所以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作了真实的描写之外，还因为它在艺术成就上很有特色。

首先，是作品风格的典雅细致。谷崎接受了《源氏物语》婉约多姿、缠绵悱恻、典雅艳丽的文章风格的影响。他运用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四季观，在四姐妹的招婿和恋爱生活中，穿插了舞蹈、观花、赏月、捕萤等场面描写。如岚山一日赏樱那一章，描摹细腻，把盼望樱花早开的急不可耐、欣赏樱花的满足和欢愉、担心樱花匆匆凋落的哀愁和怅惘，都写得精细入微，

笔墨酣畅，淋漓尽致，可算得一篇绝妙的赏樱赋。随后，又让贞之助和幸子为赏花写下和歌，更为作品增加了无限的和声，一咏三叹、余音袅然，有极强的感染力。这些场面描写和在文中出现的和歌、俳句，把人物的感情糅合在自然环境中，用暗示的手法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描写人物的复杂隐微的心理活动相适应，形成了这部作品典雅细致的独特的文章风格。

其次，表现在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上。作者笔下的幸子，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而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的女子。她承担了弃世过早的母亲的责任，照顾、监督、庇护着雪子和妙子。她以中产阶级的择婿标准不辞烦劳、恻心殚虑地为雪子寻求美满姻缘。幸子比两位妹妹更为着急，为她们老大不嫁而忧虑伤感。在岚山赏樱时，她触景生情，一方面担心落花匆匆，叹息雪子们的青春已逝，一方面又恐惧雪子出嫁后明年赏樱又少一人的寂寞，最后又想宁可忍受孤寂，也唯愿她早日出嫁。这样一波三折，细腻地描写了她多愁善感的善良性格。作者还善于从矛盾冲突中揭示复杂的人物性格。在妙子和板仓的恋爱事件中，幸子从她落后的门第观念的恋爱观出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当她听说板仓因患坏疽死去而这事件“自然解决”了时，不禁对这位救过自己妹妹性命的恩人的突然死去感到高兴，虽然她自己 also 认识到这是一种卑劣的念头。这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与她平常那种善良性格似乎截然相反，却细腻、真实地刻画了这个人物，使人物性格丰满，具有说服力。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极力赋予每人以鲜明的性格特征。四姐妹中，妙子热情活泼，幸子温柔敦厚，鹤子老练成熟，而雪子则文静清冷。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写得鲜明可信，都是与她们各自不同的年龄、经历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不仅主要人

物如是，哪怕是雪子前后相过的有名有姓的五个男子（三枝、濑越、野村、泽崎、桥寺）。虽然结局同为婚事不谐，却因他们的经历不同而性格迥异，结束的方式也各各不同。即使那位只出过一次场的“与兵”寿司店老板，作者也把他写得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如：

有时遇上老板不称心，给他（指拂逆了老板的食客）放很多山蓑菜，那辣味直冲，不是冲得那客人“哎呀”一声跳起来，就是辣得他眼泪直流。他在旁边瞪眼看着，窃窃地嗤笑。

寥寥几笔，就象一位高明的漫画家，勾勒出了这位老板单纯、稚气、喜爱恶作剧的性格。

作品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于利用环境的描写来渲染所需要的气氛。在描写转送板仓去铃木医院做手术的情景时，作者借妙子的回忆烘托了那所医院阴森怪异的气氛，为板仓之死作了铺垫。在幸子回忆母亲逝世的情景时，作者极力渲染了那种凄清、怅惋、悲凉的气氛：

几天来连绵不断的秋雨毫无止意。潇潇秋雨打在病室廊下的玻璃窗上，一片烟雨迷离。窗外是个小巧的庭院，从庭院往下经过一条缓长的小坂路，可以走到一条小溪畔。沿途盛开的胡枝子花，已被秋雨打得零零落落，在秋风中瑟缩着。那天早晨，因为担心溪水上涨会引起山洪暴发，村里的人们都骚动不安。远比雨声更为猛烈的流水声震耳欲聋。激流时时冲激着

溪中的巨石，发出咚咚的吼声，震得屋子直摇晃。幸子她们一边担心着那上涨的溪水，一边守候在母亲枕前。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当她看到象白露消失似地死去的母亲十分安详、毫无杂念的遗容时，竟忘记了恐惧，而产生了一种痛快的、被净化了的感情。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然而惋惜一个美好的事物离别了人间的悲哀，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脱了个人关系、伴有音乐的美感悲哀。

根据以上描写，可见作者是颇为擅长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渲染气氛的。这种抒情的主调，始终贯穿于整个作品，形成一种特色。

当然，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还远不止此。例如，该书都是使用关西方言对话，富于浓郁的地方色彩。鉴于关西京阪神地区原属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中心，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地区，译者试用一些北京方言翻译书中对话，目的是多保留一些原作的韵味。当然，这也只是没有把握的一种尝试。

毋庸讳言，该小说由于各种原因，仍存有一些落后的、不恰当的内容，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如德国侨民舒尔茨夫人和幸子的通信中，有个别吹捧、美化德日法西斯的字句。如舒尔茨夫人信中自诩日尔曼民族和大和民族是“致力于进步的朝气蓬勃的民族”，要在“世界上占据强有力的地位”。这就是希特勒等德日法西斯头目鼓吹的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谬论，是他们疯狂侵略其他国家、奴役各族人民的理论根据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两国人民也是轴心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牺牲品，中产阶级家庭一方面因受战争影响而生活拮据，比

较艰辛，另一方面这些家庭的妇女（当然还有男人和小孩）又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薰陶，愚昧地崇拜法西斯反动头目。细心的读者自可从中看出法西斯思想毒害之广之深，危害之烈。

译者限于水平，对原著理解欠深，译文的错误自然难免。译者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和翻译界前辈、同仁不吝赐教，如有再版机会，以裨匡正。

译 者

于长沙梨子山畔楝花书屋

一九八三年十月